

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

百花散文书系·现代部分

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沈从文

散文选集





百花散文书系·现代部分

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

沈从文散文选集

周文彬 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沈从文散文选集/周文彬编. —3 版. —天津: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9. 6
(百花散文书系. 现代部分)
ISBN 978—7—5306—5337—1

I. 沈... II. 周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 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79886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ish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ish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

*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125 插页 2 字数 205 千字

2009 年 6 月第 3 版

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 册

定价: 21.00 元

序 言

周文彬

在现代文坛上，自学成才而又勤奋多产的沈从文既以小说著称，又以散文见长。“五四”以后，我国出现了不少有成就的散文作家，沈从文就是其中一个。

—

沈从文，原名沈岳焕，笔名尚有休芸芸、凤哥等。湖南省凤凰县人，1902年生。他的家庭原是当地名流，祖父沈洪富，20岁获满清提督衔，曾任云南昭通镇守使和贵州总督；父亲沈宗嗣，也在

军中供职，作过裨将，当过上校军医官，后为中医院长。军人世家的期望使沈从文很早进入私塾，然而，他却不能容忍那逼窄的天地，经常逃学，到处与大自然为友，“去读那本色香具备内容充实用人事写成的大书”。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，政权频繁更迭。在战争中，沈家每况愈下，逐渐败落。14岁的沈从文终于离开学校，加入地方土著部队。六年间，他随军移防，辗转流徙，足至黔北、川东、湘西边境各县以及沅水流域一带，有机会深入阅读“人生这本大书”，在接触各种各类的人中，对湘西社会各个生活层面也有了感性的直观的认识。幼年与大自然的交往和行伍的生活体验，不仅培养了他精细的观察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，而且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素材。

他对文学感兴趣也是在军队期间。一位姓文的秘书、一部《辞源》、一份《申报》、一大批碑帖、字画与古书，使他学到不少知识，明白好些道理。

当“五四”运动的浪潮波及到湘西时，沈从文经一位从长沙来的印刷工人指点，开始接触白话文，并通过阅读《创造周报》、《新潮》、《改造》等

书刊，了解另一新的世界，新的人生。新文学扇起他“追求知识，追求光明的勇气”，他说“为了读这些新书，知识与权力相比，我愿意得到智慧，放下权力。”^①在新文学的影响下，他怀疑往昔生活，倾心于湘西以外的新地方，神往于更宽广的新世界。而促使他下决心改变生活的直接原因，是一位好友在洄流中的沉没。

1922年，年仅20岁的沈从文抛开在湘西军队中很有希望的前程，结束了半流浪式的士兵生涯，告别了熟悉的边城，来到人地生疏的北平，开始进入一个“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”，来学那课“永远学不尽的人生”。从苗区荒僻小县到繁华的大都会，跨越的岂止是六千里的路程，简直“就是跨过一个历史时代到另一时代。”^②

到北平后，他报考大学遭到失败，又不愿做仰人鼻息的小职员，于是在失业、贫困和世人的白眼中，一面到北大旁听、到京师图书馆自学，一面在公寓“窄而霉小斋”中开始伏案写作，以每千字

① 《从文自传·一个转机》。

② 金介甫：《沈从文论》，《钟山》1980年第4期。

五毛左右的最低市价卖文维生。然而，创作对于一个小学尚未毕业、标点符号的使用还不熟习的人来说，谈何容易啊！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，他的投稿均如泥牛入海，甚至还遭到某编辑的当众嘲笑。可是，他仍旧“简单愚直”“坚忍不拔”，在孤独寂寞中埋头写作。

当时，他之所以能写作不辍，一方面是来自家乡那份生活教育，那种倔强；一方面是为现实生活所逼，不得不煮字疗饥。此外还有两个因素：一是为司马迁、屈原、杜甫、曹雪芹、鲁迅和契诃夫、莫泊桑等古今中外著名作家的成就所鼓舞，“用一种‘见贤思齐’心情来勉励自己，应付面临现实的挫折困难。”^①一是正当他在文学道路上艰难跋涉时，获得了郁达夫、徐志摩以及胡也频、丁玲等人的帮助。郁达夫的关怀，使衣单腹空、处境凄凉的沈从文感到人间的温暖，直到晚年，仍铭感于心。徐志摩的提携，不仅帮他解除投稿无门之困，而且使他受到鼓舞。胡也频、丁玲等熟悉朋友的友谊，使他获得了自信。沈从文说：“这

① 《沈从文小说选集·题记》

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此后的方向。”此后，沈从文的作品越来越频繁见诸《晨报副刊》、《现代评论》和《小说月报》等刊物上。

1926年底，沈从文在上海与胡也频等自筹资金，创办《人间》、《红黑》杂志。前者出至4期，后者出至8期，终因资金不足停刊。尔后，他改执教鞭，曾先后在上海中国公学、青岛大学、武汉大学等校任教。1933年9月，在北平主编《大公报·文艺》。由于他和同人的勤奋努力，报业日趋兴旺，成为北方作家群的主要文学阵地。

抗战爆发后，沈从文南下武汉、长沙，再继续西行，经贵州入滇去昆明，在西南联大任教。因出书困难，较少写作，但他并不搁笔。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，在北京大学任教。与此同时，还担任天津《益世报》、北平《经世报》、《平明日报》、《大公报》四个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。

解放战争期间，沈从文觉得自己的思想、生活以及工作方式，都“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”，所以创作逐渐减少。

解放后，“由于历史的误解”，沈从文被分配

到历史博物馆工作，他虔敬尽职，长年累月在千万种丝绸、陶瓷、漆、玉、工艺美术图案中转来转去，孜孜不倦地专注于古代文物研究，除极少数诗和散文以外，基本上中断创作，他慢慢地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了。1978年，他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。1980年应邀访美，受到美国文化界、学术界的热烈欢迎。1988年5月10日病逝。

二

沈从文的散文创作，始于二十年代中期，几乎与小说创作同时起步。此后，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，臻至成熟。不少风格特异的散文佳作，曾使许多青年读者倾倒。解放后虽致力于文史研究，仍偶有散篇问世。因此，从创作延续的时间来看，散文要比小说更为久远。若从整体俯视及按其发展脉络探寻，沈从文的散文创作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。

1924年底至1927年为早期。这是学习用笔时期。他尝试用多种文体创作，既有小说、散文，

又有诗歌、戏剧。就散文来说，目前能见到的就有 20 多篇，其中，《一封未曾付邮的信》是最早的篇章了。1926 年他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集《鸭子》，收入的散文共有 7 篇。

早期散文可分为两类：一类是用感伤的笔调，叙写到北平后的所见、所闻和所感，描写客寓中不幸的自我和人生旅途的艰辛。这类带“自叙传”性质的散文，显然是受郁达夫的影响，连日记体裁与书信形式，也是郁达夫、周作人所喜欢运用的。《一封未曾付邮的信》以“撕信”表达愤怒。然而，激愤的感情在早期散文中毕竟是少数，更多的是寂寞、苦闷和忧伤，《公寓中》就写了穷的窘境和性的苦闷。在大都市中，他这个“乡下人”自觉平凡和卑微，甚至把自己喻为一粒灰尘。在困顿中，他常寄希望于梦境，在《遥夜——一及二》、《Láomei, zuohen!》等篇章中，一盆暖烘烘的炉火，一顿可以填饱肚子的饭菜，一个美貌、温柔的女子，都在幻现。这些散文是他初到北平的生活实录，它诉说了“在生活磨石齿轮下挣扎”的被凌虐者，渴望温饱、憧憬爱情的愿望。即使写对女性的欲求，甚至翻爱为仇，也是这位年青

人坦率的内心独白。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只想刻写自己生命过程所走的痕迹到纸上。”

另一类，是对故乡生活的回忆。在叙写和忆念中，表现强烈的怀乡思亲感情，是这类散文的基本特征。其起因应归于鲁迅小说的影响。沈从文说，当时“由鲁迅先生起始的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，我的学习用笔，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。”^①于是，他一开始写作，取材就侧重于写家乡，《市集》、《生之记录》都是代表。前者，通过对一个喧闹圩场的素描，绘制了一幅生趣盎然的湘西农村生活画；后者，在苦闷和泪水中回忆儿时往事，用短笛吹奏出一支悲酸的思乡曲。前者喜悦，后者感伤；前者写得集中，后者比较分散。在作品中，沈从文往往把家乡与北平作对比：家乡的鸡鸣、划龙舟是那样的有趣，“童心的欢悦，连梦也是甜蜜而舒适！”而北平连端午节的雨也下得异常“寂寞而无聊”。由于环境的不同，心境的差异，在相互参照、相互对比中，更加重孤寂中思乡感情的份量。

① 《沈从文小说选集·题记》。

这一时期，沈从文对比喻、拟人，联想和心理描写等多种艺术手法，都进行了尝试。在《一封未曾付邮的信》中，他把“我”喻为“一张小而无根的浮萍”，把生活喻为“弃我而去的女人”。在《水车》、《小草与浮萍》等篇章中，他把水车、煤车、小草、浮萍、海棠、玫瑰、黄莺、蟋蟀等，都赋予人的思想感情。在《游二闸》中，对那些钻到水瀑下面摸铜子的小孩回家后的情景，进行各种各样的联想。此外，他还尝试抒情手法，使某些篇章近似散文诗。

从上述可见，早期的散文是他学步的印记，然而，今后的创作倾向已见端倪；整体格局也呈萌芽状态。这个时期，作者毕竟还很年轻，虽然接触到严酷的现实，但缺乏对生活、对人的更深思考和感悟，因此，作品的思想内容还没有一定的厚度。“廉纤”、“不措意”等生硬、做作的词语，不顺畅的句子，都显示了学步者的稚嫩。1981年，他在《沈从文散文选·题记》中写道：“前一段的写作，只当一般‘习作’看待，在数量上虽不少，却在被别人否定之前，自己早已否定了。”

1931年至1938年为中期。这是散文创作的

成熟期。在这以前的几年时间，沈从文都在大学里讲授现代文学及写作课，在教学中他不断总结研究，使创作理论得到了提高。这一阶段，他的生活也比较安定，可以利用课余时间润色作品。此外，经过前段不断探索，反复实践，艺术技巧的运用也比较纯熟。因此，他的散文作品已脱离幼稚，并向成熟过渡。1928年到1929年间，上海几乎所有的书店都出版他的集子，几乎所有的大型刊物，都发表他的作品。不过，这段时间沈从文主要致力于小说创作及文学评论。1931年8、9月间，他写了《记胡也频》，用来纪念同年惨遭杀害的这位文学好友。这部传记文学的写作及出版，标志了沈从文散文创作成熟期的开始。

这一阶段，沈从文精力异常旺盛，工作效率之高也为一生所仅有。与早期相比，其散文作品不仅数量多，而且质量高。《从文自传》完成于1931年夏秋之间，这部自述生平的传记，感情真挚、细腻动人，获得读者“意外好评”。当《记丁玲》在天津《国闻周报》连载时，不少读者焦急地等待每一周报纸的到来。更引人注目的是《湘行散记》与《湘西》的发表和出版。

30年代,沈从文有机会两次回到湘西,在这片熟悉和热爱的土地上,他接触了不少的人和事,并比较深刻地认识家乡的变化和存在问题,感到“还有些责任待尽”。《湘行散记》是他1933年冬天还乡时与家人的一堆通信。回到北平后,他一面续写《边城》,一面整理这些信件,最后贯串成一个整体。在这部作品中,他原想把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被压扁和扭曲的性格灵魂,加以解剖与描绘,却因为当时各种忌讳,不能畅所欲言,“只好寄无限希望于未来。”《湘西》写于1937年冬,抗战爆发已到第三个年头,湘西也有了许多变迁。沈从文意识到家乡人对抗战的重大责任,又痛感对外人对湘西地区一些荒唐不经的传说,于是写了这一组散文,希望“辟谬理惑”,“为地方、为国家作点事”。在内容上,两部作品皆通过叙述地方人事景物的表层,接触到比他许多短篇小说所涉及的更为复杂的问题。它们的发表,显示了成熟期令人瞩目的实绩,代表了沈从文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。

成熟期的散文承接了早期的两大题材,又有所发展。带着强烈主观色彩的都市生活题材,数

量有所减少,对“我”的叙写也较前减弱。《记胡也频》一文具体而又详细地记载胡也频的文学活动、个人生活以及“感情的散步”,对其性格灵魂也作了若干勾画,而“我”只是一个参与者、观察者,一个把读者带到人物身边的引路人。而描写故乡生活的题材,数量却明显增加,而且“我”这个抒情主人公占有很大比重。《从文自传》当然是写自我,前一部分写“我”的顽童生活,后一部分写“我”在行伍中离奇不经的见闻和经历。《湘行散记》的叙述描写、议论抒情,也都是由“我”发出的。

从散文类别来看,这一时期集中在传记文学及文学游记两大类。前者是“自叙传”的衍变,后者是乡土散文的延伸。无论哪一类,作者对艺术技巧的掌握和运用都较前熟练。在传记文学中,作者恪守真实性的原则,并在纪实的前提下注重文学性,如《一个老战兵》中对滕师傅的翻筋斗、爬树、拿顶、泅水、摸鱼、医术等技艺,以及他特殊的带兵方法,就描述得活灵活现。在文学游记中,作者融合了山水记、风物记、通讯特写以及小说的技法为一体,以娴熟的笔墨

记述回湘西旅途的见闻感受。如《桃源与沅州》对舵手的描写：

一只桃源小划子上只能装载一二客人。照例要个舵手，管理后梢，调动船只左右。张挂风帆，松紧帆索，捕捉河面山谷中的微风。放缆拉船，量渡河面宽窄与河流水势，伸缩竹缆。

以短峭简练的句子稍作勾勒，就把舵手的全部技能展现出来。是小说，是特写，又是游记。

总之，这一时期的散文创作在认识社会、探讨人生方面比早期进了一步，因此作品有内涵，有深度。篇幅已由短变长，文笔“慢慢脱去矜持、浮夸、生硬、做作，日益接近自然。”^①在艺术手法上，他吸取了报刊新闻特写的优点，特别是受到那种不拘一格的表现方式和处理问题技巧的启迪，容许自己的一支笔作多方面的“探险”。可以说，在不拘常规的叙写中沈从文对艺术技巧的运用已达

① 《从文自传》附记。

到驾轻就熟的地步了。

1940年至1948年为后期，这是散文创作发展变化时期。抗战期间，沈从文辗转流迁到昆明，寓居在乡下，常常独自在天光云影、草木枯荣中温习人事，思索人生，并在散文作品中录下自己的心灵历程。因此，杂文式的随感录已成为这一时期散文的主体。《云南看云》、《黑魇》、《白魇》、《绿魇》、《在昆明的时候》都属此类。这些作品往往在琐记式或漫忆式中，借景抒情、寓理言志，把抽象的、深刻的社会人生哲理加以具体化、形象化，从而显示出题材的潜在意义。例如，用颜色来表示特定地域、特殊环境中的特别涵义。“绿”，是“生命的本体”，正如田野的新绿和树木的浓绿。绿色象征人生，“一切生命无不出自绿色，无不取给于绿色，最终亦无不被绿色所困惑。”这就是“绿魇”。“黑”，是消失，是死亡。正如昆明市遭空袭，大片建筑物顷刻间被夷为灰烬。“黑”也是堕落，从“这个不剪裁的人生中”，可以发现堕落的真正含义；从书本中，可以看出堕落的因子；从社会的各个阶层，可以看到堕落传染浸润的现象，这就是“黑魇”。“白”也是死